

城乡与社区发展视野下的博物馆角色

Roles of Museum in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王思渝¹ 沈山²

Wang Siyu¹ Shen Shan²

(1.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 100871; 2. 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 上海, 200031)

(1.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2. Shanghai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Research Centre, Shanghai, 200031)

内容提要:《文化与地方发展, 效果最大化: 地方政府、社区与博物馆指南》在城乡与社区发展视野下提出了博物馆发展的四个主要领域, 即城市设计、社区发展、创意街区以及乡村语境。其主张可以进一步概括为整体性、工具性和参与度三个维度。本文结合我国的杨浦滨江城市更新项目、史家胡同博物馆、上生·新所、上吴村百艺馆的具体案例, 探讨这一文献中的理念主张在实践中面临的诸多具体问题。三个维度在上述案例中有不同侧重, 且尚未实现全面整合。

关键词: 地方发展 整体性 工具性 社区参与

Abstract: *Culture and Local Development: Maximising the Impact – A Guide for Local Governments, Communities and Museums* proposed 4 main subjects about roles of museum in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cluding urban design, community development, creative district and rural context. Such subjects could be further concluded as 3 characteristics, which are holism, instrumentality, and engagement. This article takes Yangpu riverside, Shijia Hutong, Columbia Circle, and Shangwu Village Museum in China as main cases, arguing that when ideas in such guide was put into practices, there are still multiple issues beyond notice. The 3 characteristics are not well integrated based on such 4 cases.

Key Words: Region development; holism; instrumentality; community engagement

国内博物馆学的既往研究已注意到博物馆与地方发展之间的密切联系, 强调博物馆的角色不能脱离地方发展。但这些研究大多将重点放在博物馆自身的专业化建设上, 对于如何将博物馆与地方经济和城市发展相联结, 博物馆在地方经济和城市发

展中的哪些方面可以有所作为等问题, 博物馆学的研究仍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2019年, 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经合组织)与国际博物馆协会共同推出《文化与地方发展, 效果最大化: 地方政府、社区与博物馆指南》(以下简称《指

南》)。《指南》有五个主题,围绕博物馆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地方政府可以如何做等问题,提出了方向性建议。本文的研究围绕主题二展开,即城乡^①与社区发展中的博物馆角色问题。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查尔斯·兰德利(Charles Landry)等学者曾从城市发展角度提及博物馆,他们主张通过博物馆等城市文化设施建设,为城市居民提供独特而丰富的文化创意空间^[1-2]。而从乡村发展的角度关注博物馆的论述主要从更为“日式”的乡土博物馆^[3],或更为“西式”的生态博物馆^[4]等问题切入。至于博物馆与社区发展的问题,伊万·卡普(Ivan Karp)、克里斯汀·克雷默(Christine Kremer)、史蒂文·拉文(Steven Lavine)、伊丽莎白·柯鲁克(Elizabeth Crooke)等学者曾做出过相应的讨论^[5-6]。《指南》对上述问题均有涉及,但理念主张有所不同。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之一便在于进一步解析、归纳并总结《指南》中的理念主张。另外,如果将《指南》文本视为一种理念主张,那么不同国家的具体实践也会给我们提供不一样的视角来反思这些理念主张。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之二便在于结合中国的不同实践案例,理解理念主张与现实实践之间的张力,进而反思在城乡与社区发展这一议题上,从理念主张到现实实践存在哪些具体问题。

本文选择了杨浦滨江城市更新项目、史家胡同博物馆、上生·新所和上吴村百艺馆作为讨论的案例。它们都与《指南》的理念主张有着较强的贴合度,且将《指南》中理念主张的某些方向发挥得较为极致。此外,它们也能从侧面反映出当理念落实到实践时,有可能存在的问题。当然,这四个案

例不能代表中国的全貌,本文也无意解决全局性问题,仅进行启发性讨论。

一、《指南》的理念主张

《指南》主要包含五个主题:其一,撬动博物馆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能力;其二,强化博物馆在城乡和社区发展中的角色;其三,推动文化意识和创意社会;其四,促进博物馆作为社会包容、健康福祉的空间;其五,强调博物馆在地方整体发展中的角色^②。它兼顾了地方政府和博物馆在五个主题中的不同角色,在每一个对应的主题下指出其分别对应的工作,使二者能够各司其职,也能协同发展。或受经合组织的定位影响,在地方经济发展的问题上表现得更为突出。所论“地方发展”也不局限于经济领域,对社会、文化等更为立体的层面也都做出了考虑,这也与国际博物馆学界历来倡导的“社会机构”式的发展以及以传统博物馆业务体系为核心的发展模式一致。

表1 《指南》主题二的核心内容

地方政府	博物馆
将博物馆及其环境整合到城市规划和设计当中	将博物馆的规划和发展视作更广的城市设计进程中的一部分
将博物馆视作公共讨论和社区集会的空间	作为一个面向社区的安全且开放的场所,借此以促进对话和培养社会文化意识
撬动博物馆作为创意街区的引擎	在创意街区的发展中扮演积极角色
	在乡村语境中为社区资源和遗产确定价值

① 《指南》在主题二的原文标题中所使用的是“城市更新”,但在对该主题进行阐释时,又有专门的小标题讨论“乡村语境”,故本文统一表述为“城乡”。

② 具体来说,主题一所论地方经济发展,指向较为直接,即期待通过博物馆的角色实现地方旅游、文化服务产业的发展,以及与教育机构或公司合作,促进创意产业发展。主题三所论文化意识和创意社会从广义来看可以视为强调博物馆教育职能的发挥,面向学龄儿童或成人,面向本地观众或外来游客,通过参观体验、专门教育或培训项目提升地方社会整体知识技能水平和文化意识。主题四所论社会包容、健康福祉等问题基本也在西方博物馆学界的社会包容等框架下,强调对边缘弱势群体的倾向,向他们开放更多的机会与资源,与其合作共创。主题五较为宏观,强调地方政府与博物馆之间的长期合作,强调博物馆传统的收藏、保护、研究等核心职能的持续发挥。主题二的内容在上文中已有详述。

可见,主题二核心理念主张集中在四个领域(表1)。其一,重视城市规划与设计过程中的博物馆角色。这不仅涉及博物馆在物理空间上为城市更新带来的转变、周边业态的发展,还尤其强调博物馆可以成为带动周边社区及其生活方式转变的重要平台,获取社区关于城市发展的意见,持续开展多元文化活动,进而提升社会福祉。当然,做到这一点也要求博物馆和政府部门匹配多学科的知识团队,博物馆内部的功能空间和运营模式做出相应的调整。其二,将博物馆视作城乡语境下的公共讨论和社区集会空间。一方面要求博物馆成为官方传达公共文化政策的重要通道,另一方面让博物馆成为公众“自下而上”表达意见的空间。具体实践时,可以组织社区相关联的主题展览,与社区共创展览,将自己的文化活动扩展至馆舍围墙之外,关照特定弱势群体,成为特定文化组织的活动空间等。考虑到乡村语境问题,《指南》还特意提到了城市内的博物馆有必要将自身活动延展至乡村。这可以通过博物馆自身、博物馆间或文化机构间的合作来完成。其三,关于创意街区。《指南》主张一方面博物馆应更大程度地开放,为创意活动提供空间,延长自身开放时间,关照博物馆外的创意活动,与创意人才寻求合作;另一方面,博物馆也应把握自身资源优势,以此为基础举办学术活动、激发创意人才灵感,并成为知识交流的场所。其四,关于乡村语境的问题。《指南》认为部分在城市语境内开展的活动可以移植到乡村语境。但是,受限于人力、开放时间等专业化问题,乡村博物馆对于志愿者依赖性更强,需借助博物馆间的合作网络。在此基础上,乡村博物馆可使自身成为地方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的活动中心,走出自身围墙限制。

《指南》中的四个领域实际上可以进一步概括为三个维度的理念主张。其一,强调博物馆工作与城乡发展议题之间的整体性。第一,博物馆目的的整体性,即博物馆的行动不仅以博物馆自身的存续为目的,而对城市更新、地方经济、社会福利等问题也带有整体的关照。第二,博物馆位置的整体性,即将博物馆视为城乡发展中的一部分,以整体

性的眼光来理解博物馆所处的位置。城乡发展会影响博物馆的业务和物理形态,而博物馆的发展也会影响城乡发展的模式。其二,强调以博物馆为工具,助力城乡和社区发展。这并非完全消解自身定位和业务习惯,仅为解决当下社会问题而建构出来的工具性,仍是以传统博物馆术为基础的工具性。

《指南》并没有背离博物馆传统的业务职能,均是在强调博物馆基于自身核心的收藏、研究、展示、教育职能之上做出相应的延展。其三,强调相关联社区参与度。相关联社区的参与问题一直是上述四个领域不同做法中或隐藏、或显性的一条线索。这也体现了《指南》在论及城乡发展时,不仅看重博物馆硬件物理空间层面的更新或单一的经济增长,还一直强调对社区的参与、融入等理念。

二、案例分析

1. 作为城市设计过程的一部分

《指南》主题二的第一个理念主张,将博物馆视为更广泛的城市设计过程的一部分。笔者将围绕上海市杨浦滨江城市更新项目展开讨论。

沈山曾讨论过杨浦滨江城市更新项目的基本情况^[7],常青、章明等学者也针对杨浦滨江滨水地带的发展有过相关研究^[8-9]。《黄浦江沿岸地区建设规划(2018—2035年)》将杨浦滨江的功能定位为从一个老旧工业区转型为科技创新、文化创意、生态景观和休闲游憩为主导的复合型滨水空间,这囊括了大量专题博物馆建设或改造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外大部分博物馆的建设或改造,多以单体建筑为主,以自身为考量基础。但杨浦滨江诸多博物馆的建设或改造均被视为滨江整体景观带的节点,既要考虑自身博物馆内容的多元选择,又要顾及周边景观与滨水的空间关系。这正好契合了《指南》强调的理念,即博物馆的建设、改造或扩建计划应该考虑更广阔的外部空间,借此真正实现博物馆融入城市肌理。

《指南》提到,即便是小型的博物馆式空间也可以借用市民参与等手段对城市产生影响;博物馆

应在正常开放时间之外,也能方便当地居民和游客进入。在杨浦滨江城市更新项目案例中,已经建成的博物馆在这方面表现得并不突出,但博物馆周边滨江沿线各个展示空间的设计以及公共艺术的设置在一定程度弥补了这些缺陷。例如,“初心启航”主题展厅位于秦皇岛路游船码头候船大厅的一角,既利用展览重温100多年前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等六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从这里登船前往法国探寻救国真理的历史,也可供当地居民和游客在不以观展为目的的情况下自由参观。此外,区域内还有许多具有多重复合功能的空间可承担展示性功能,如整段滨江沿线设置的9个不同主题驿站。从公共艺术的角度看,所有博物馆在内的整个滨水空间均被视为展示城市公共艺术的场馆。艺术作品被放置于沿线博物馆室内和户外公共区域,成为城市滨水景观的一部分。部分作品带有参与式属性,如艺术作品《城市的野生》便鼓励周边的居民带着孩子散步时一起参与创作。

此外,《指南》用了较大的篇幅强调已建成博物馆与城市设计的动态关系。那么,在城市建设用地规划时如何为彼此留出动态空间,便值得进一步探讨。《指南》并未做出明确回答,但杨浦滨江城市更新项目提供了一种方案。集中建设区内的国有存量用地未来使用功能尚未确定时,先由土地储备中心通过土地收储方式成片收回,再等地方政府做出通盘规划,明确基本用地方向(本区域内诸多工业遗产在改造前便可以确定将来的公共属性)。随后,再按照实际需求对片区进行规划调整^[10]。例如,杨浦上海船厂旧址目前仍由区土地储备中心收储,地方政府拟在该地建设长江口二号古船博物馆。借由上述机制,便可待明确选择该地块后,通过控制性详规调整用地性质,实现最终落地。对于杨浦滨江,利用丰富而独特的工业遗存本应是塑造其独特文化内涵和形成强大吸引力的核心资源。然而,从现状来看杨浦工业遗产大多仅存厂房建筑,大量反映过去生产活动的机器设备都在工厂关、停、并、转的过程中被淘汰、变卖和销毁,因此在该区域试图博物馆化之时未能得到重视。杨浦滨江

改造后的诸多博物馆式空间,大多泛化为更广义的文化、艺术、休闲空间,而与此区域相关的工业文明、工艺原貌和生产流程等内容却有所缺失。

2. 社区空间的打造

《指南》主题二的第二个理念主张以博物馆为依托,形成一个利于社区集会、公共讨论、关照社区内在多元群体的空间。位于北京的史家胡同博物馆,将自身定位为“文化的展示厅、居民的会客厅、社区的议事厅”,下文将以此作为案例展开讨论。

史家胡同博物馆2013年成立,2017年之后由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北规院)介入运营,受社区博物馆、社区营造、城市更新等思想的交替影响,开展了一系列面向在地社区的物理空间改造、社区文化活动、共创展览等工作^[11]。与《指南》中的理念主张相比照,这些工作主要可以呼应这两个层面。其一,存在将收藏、展示、教育为核心的博物馆业务职能进一步发挥的一面,即面向社区征集物件、与社区共创展览、举办与社区生活主题紧密相关的展览或社教活动,并以此为契机,让在地社区充分参与、“自下而上”表达;其二,开放博物馆场地,使其成为特定文化组织或行动者可以践行其相关理念的空间。

此外,赵幸曾将史家胡同博物馆的运营与责任规划师制度、东四南历史街区的整治提升结合在一起讨论。他认为以史家胡同博物馆为基础,运营团队的工作也不仅限于博物馆围墙之内,而是主动走进社区、胡同院落,开展了一系列胡同整治、微花园设计等工作^[12]。这实际上呼应了《指南》中关于博物馆走出围墙、组织延展性项目的主张。史家胡同博物馆由北规院和街道共建,2021年笔者对亲历者进行补充性访谈时,亲历者也提到,街道与社区有相关事务需要宣传或者商议时,史家胡同博物馆也是一个重要的场所,尤其在2019年后馆内举办的多场临时展览均带有这种色彩。由此可见,史家胡同的工作也有《指南》所说“自上而下”的传达和议事空间的功能。此外,《指南》的主题二常提

对弱势或边缘群体的关照,史家胡同博物馆的实践当中,少见相关议题的直接介入,但也能看出部分直面在地社区当下难题、关切在胡同中生活的弱势群体的意图^[8],这可在一定程度上视为结合在实地情况做的一种调整和弥补。

不过,透过史家胡同博物馆,我们也能看到诸多《指南》未曾关注的具体问题。在参与度上,博物馆作为一类组织,如何保证自身对于所谓社区具有更为充分的代表性和渗透力?从史家胡同博物馆的案例来看,其主要依靠外来知识群体对社区的主动亲近以及政府组织的媒介作用。史家胡同博物馆的亲历者也提到,博物馆方如果需要开展有社区参与的展览或活动,必须先通过街道或社区委员会审议,并由他们联系在地社区,博物馆方并不能与在地社区直接进行正式的项目沟通^[13]。在工具性上,传统以物为核心的博物馆术与更具社区导向性的博物馆术之间,如何实现进一步的捏合?这一问题史家胡同博物馆也尚未圆满解答。史家胡同博物馆将更具平民色彩、日常生活性质的物件挑选为博物馆藏品之后,是否会加重博物馆藏品管理层面的负担,是否会造成藏品挑选时的价值混乱,一直是其不得不面临的质疑。而近年来,史家胡同博物馆不断强调自身的社区导向特点,致力于发展贴合社区、社区乐见的文化活动,将自身打造为一个多元主体融入的开放型空间。在这样的趋势下,所做的工作并不完全以在地为特色,也并不完全以“物”为核心。那么,如何理解这样的趋势与传统的博物馆发展模式所强调的以“物”为核心之间的关系,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3. 作为创意中心

《指南》主题二还提倡,博物馆应在城市打造文化创意街区中发挥积极作用,笔者拟以上海市上生·新所为例展开分析。

上生·新所坐落于有着“上海第一花园马路”盛名的新华路历史风貌区。目前,该区域已涵盖展览展示、餐饮、共享办公、秀场、娱乐等多种业态,是一处文化创意产业和公共艺术项目的集聚

地。徐祥伍等也有关相关研究^[14]。2020年末,位于上生·新所的孙科别墅旧址修缮完成。改造完成之后的孙科别墅成为了一个小型的类博物馆式展示空间,举办了“理想之地——上生·新所城市更新及历史文献展”等专业化展览。将孙科别墅视作该街区内的一处博物馆式空间,那么不难发现其与《指南》的以下内容均有呼应。其一,开放自身场地。例如,2021年5月第十三届上海双年展之“水体”城市项目的延伸展、2021年11月探讨当代艺术与城市关联的“都市观奇”主题展、2022年7月的AR游戏“解谜孙科别墅”,孙科别墅都是一处重要的场地。2022年11月上生·新所沉浸式艺术节“超沉浸制造局”中,沉浸式戏剧《纳西索斯》导演康纳·道尔以及参与“创世者计划”的新锐艺术家主创团队也是在孙科别墅为观众分享沉浸式艺术创作的过程。其二,保持自身的历史文化属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类比于传统博物馆的藏品资源优势),并与文化创意活动相结合。例如,孙科别墅曾经主办“敦煌奇境”展,通过与敦煌研究院合作,通过动画、光影等方式,旨在为该地区引入更具历史文化深度的主题展览。而“理想之地”展,每个单元由一位该领域的专家担任学术主持,全面展示该历史建筑各个历史时期的人、建筑、社区、城市之间的关系。同时,衍生出了“理想之地”这项探讨城市与生活议题的品牌活动,邀请各类人群分享关于历史、城市、建筑、艺术的内容,进而融合创作,通过公众之间思想的碰撞带来关于理想生活方式的启发。其三,与创意人才合作。《纳西索斯》和“理想之地”品牌活动都践行了这一点,甚至还实现了让公众参与创意的生产和消费。这也体现了城市居民不仅是被动的接受者和消费者,还是创意生产者、产品效应反馈者,其构成的复杂互动网络更应该看作是创意与文化产生的基本母体^[15]。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生·新所,实现上述三点的空间也并非孙科别墅一处。如果说,《指南》的关照是以一处核心博物馆为源点而发散开的,上生·新所则将这理念践行到了更广泛的街区。例如,位于该地的海军俱乐部旧址已成为文化演绎新

空间，“咖啡戏剧节”“悬疑戏剧展演周”“漫才主题喜剧周末”等，都是空间与内容充分融合的典型文化活动；沉浸式戏剧《纳西索斯》更是将海军俱乐部变成引人蜕变的“茧房”，每个观众可以自行选择故事线，不同的感触引发不同的讨论。与之毗邻的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旧址则与茑屋书店牵手，通过文化艺术策展、匠人手作等，输出生活美学价值观。历史建筑外的户外街区，也是创意街区的重要因素，常见市集、快闪、公共演出等户外活动，以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等形式，丰富居民生活，提升街区活力。总言之，上生·新所更为彻底地将分散的博物馆、展示厅、商店、户外街道式的空间纳入，使其成为文化创意街区整体叙事的一部分，把展览、沙龙、戏剧等活动作为文化吸引因子，带动周边的其他消费。这有别于《指南》单一源点的思路，进而提供了另一种发挥文化资源在延续城市文脉中的作用、将历史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城市发展动力的思路。

4. 在乡村建设博物馆

《指南》专门讨论了乡村的问题，笔者将以浙江省上吴村百艺馆为例来分析其建议是否恰当。

该馆于2022年被列入浙江省第三批乡村博物馆名录，因此有必要先简要回顾2022年以来浙江省乡村博物馆的发展历程。2022年1月，浙江省发布了十方面的“民生实事”，其中建成“乡村博物馆400家”名列其中；6月推出《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行动计划（2021—2025年）》，明确提出了“建设乡村博物馆（展示馆）1000家”的计划。在这个过程中，浙江省还推出《浙江省乡村博物馆建设指南（试行）》，分别从藏品征集、展览教育、对外开放等不同专业化层面做出了相应的要求。同年5月、9月、10月官方又相继认定三批共计464家乡村博物馆。从已公布的名单来看，这些博物馆大多并非2022年之后新建的，而是分布在浙江省乡村地域内的、早年建成的各式纪念馆、企业博物馆、生态博物馆以及依托文化遗产地或配合乡村旅游而建的专题馆等。

上吴村百艺馆建于2012年前后，位于浙江省湖州市上吴村。该村尤以民间手工艺竹扇技艺闻名，并已经形成一定数量的扇企、小型作坊。面对新的乡村博物馆政策，上吴村百艺馆的做法与《指南》有诸多契合之处。首先，2022年以后的官方主要引导方向围绕传统博物馆术所重视的收藏、研究、展示、教育、开放等，通过制定标准、考核验收、大馆帮扶小馆、人力资源培训等方式，旨在建设其专业化水平。再者，在建设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尊重既往在地资源的原则，进而相对保证了对各乡村文化特性的尊重，强调一村一品，从而在整体上实现文化多样性，与地方文化产业、非遗技艺结合，为未来发展积累了活力。

《指南》强调活用志愿者，且不局限于自身的藏品、努力成为村落内更广范围的文化遗产保护等议题所能开展活动的中心和场所。与此对照，2022年以后的上吴村百艺馆表现得并不突出。本文认为，常驻专业化团队和整体性关照的缺失是重要因素。上吴村百艺馆虽有官方主导的专业化标准和周期性验收，但是其日常运营主要依靠村内部兼职。常驻专业化团队的缺失使其很难真正做到与其他行动者、组织之间形成关系性网络。在博物馆的建设中，省级以上的行政力量始终扮演着更强的主导性角色，基层政府对以竹扇为代表的自身文化特色也有认知，但至于为何一定要使用博物馆这样的形式，以及如何常态化运营博物馆，更多是对上层指令的执行和配合。缺乏更为“自下”的主动性，也易理解为何该馆难以充分利用村民或其他社会组织来成为其志愿者，使其常态运营更灵活化。同时，目前来看上吴村百艺馆与村内的其他文化教育类机构之间也未能做到常态化的联动。在一种“各自为政”的背景之下，博物馆内缩成为专题性更强的收藏和展示机构，难以做到跨越自身的藏品而去关照更为整体的村落内的遗产资源，村民参与程度也仍有限。

实际上，从现场调查的情况来看，以上吴村百艺馆为代表的部分乡村博物馆不仅缺少对村落内更广泛遗产资源的关照，是否做到了对村落整体社

会的关照，也有待考证。传统的遗产研究或博物馆学，常将目光仅对准有遗产或博物馆价值之物，以这些物为核心来建构对于整个村落的理解。而本文所谓的村落整体社会指的是超越这些有价值之物，以整体性的眼光看待村落，关注村落自身为核心而形成的社会、经济、文化现状。目前来看，无论是上吴村百艺馆这样的个案，还是《指南》中的主张，都未见对这种村落整体社会的更多关注。《指南》对乡村的关照仍带有较强城市属性，它期待“与城市中同样”的方式提供文化活动，乡村居民也能如城市居民一般参与博物馆活动。因此，它所主张的专业化模式都不免带有由城市向乡村移植的色彩。以上吴村百艺馆为代表的乡村博物馆现有的实践也是多将重心放在有价值之物上，未能展现出面对村落整体社会中更丰富的现实问题的企图心。实际上，跨越博物馆而关照村落整体社会的主张体现得最为明显的还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生态博物馆运动。彼得·戴维斯（Peter Davis）便曾直接将区域层面的整体性、在地社区的参与性等问题视作生态博物馆的理想模式^[16]。相较而言，《指南》对整

体性的关照还是保守的。仅依靠专业化、文化多样性的底层逻辑（这也是在上吴村百艺馆式的实践中看到的）是否足够，还值得思考。

三、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在对《指南》进行总体性介绍和归纳的基础上，以杨浦滨江城市更新项目、史家胡同博物馆、上生·新所、上吴村百艺馆为例，分别阐释了在城市设计、社区发展、文创街区、乡村这四种不同的语境之下，实践与理念主张之间的张力（表2），案例与《指南》的出入（表3）。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指南》整体性、工具性和参与度三个维度。现将四个案例与三个维度之间的关系整理如下，从中也能看出理念主张的未尽完善之处，以及实践遇到的具体问题（表4）。

上述四个案例虽不能完全代表我国的整体情况，但可以发现城乡与社区发展对于当代博物馆发展而言确是一个重要话题。在我国大力发展中小博

表2 案例与《指南》的契合点

杨浦滨江城市更新项目	考虑博物馆外部空间；将博物馆建设与城市设计融为一体考虑，激发市民参与，博物馆与城市设计之间保持动态互动
史家胡同博物馆	以收藏、展示、教育等博物馆术为基础开展社区工作，为其他文化组织开放场地，走出围墙限制、走进社区，社区参与
上生·新所	为其他文化或创意组织开放场地，让自身历史文化属性与文化创意活动结合，与创意人才合作
上吴村百艺馆	重视在地文化特征，进而激发文化多样性，专业化建设

表3 案例与《指南》的出入

杨浦滨江城市更新项目	借用整体规划、先行收储土地，以便实现博物馆与城市设计的动态互动；历史文化属性在城市设计中未能充分强调
史家胡同博物馆	未能完全解答如何兼顾社区内在分层，基层政府的中间作用，如何协调传统博物馆术与社区参与
上生·新所	对整个街区更为广泛的关照
上吴村百艺馆	常驻专业化团队缺失，志愿者参与、村内机构互动、村民参与不足，缺乏对村落整体社会的关照

表4 案例与《指南》三个维度的关系

		杨浦滨江城市更新项目	史家胡同博物馆	上生·新所	上吴村百艺馆
整体性	目的层面	侧重经济、文化发展（兼顾遗产保护）	侧重社区发展（兼顾遗产保护）	侧重经济、文化发展	有待讨论
	位置层面	在区域规划下考虑自身	展览、社教主题贴合城市发展，走出博物馆围墙，与规划师合作	更为广泛的整体街区式做法，与艺术家合作	根据村落特性调整自身主题，未能与村落内其他机构联动
工具性（以传统博物馆术为基础）		工业文化主题缺失	未脱离传统博物馆术，但存在捏合度有限的问题	融入历史文化属性，打造创意活动	强化专业化模式
参与度		借助参与式艺术	尤为强调，但未全面	借助参与式艺术	有待改进

物馆、类博物馆的背景下，上述案例都展现了博物馆多元性、灵活性，对当代社会切实的助益，在传统博物馆与新博物馆之间的平衡。在现实可行性层面，上述案例也证明将博物馆与城乡、社区发展问题统筹考虑，是一个可实现的话题，并非纯粹理念

式的空中楼阁。同时，上述案例反映出理念主张在实践中常有缺失或侧重，整合度不高。这进一步说明，这三个维度在各地的城乡和社区发展实践者、博物馆管理者当中并未获得普遍性的共识。这些问题也指示了未来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刘易斯·芒福德. 城市发展史: 起源、演变和前景[M]. 宋俊岭, 倪文彦,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4.

[2] 查尔斯·兰德利. 创意城市: 如何打造都市创意生活圈[M]. 杨幼兰, 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3] 王思渝. 日本乡土博物馆的源起、发展与现状[J]. 中国博物馆, 2016(4).

[4] 尹凯. 生态博物馆: 思想、理论与实践[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9.

[5] KARP I, KREAMER C, LAVINE S. Museums and communities: the politics of public culture[M]. Washington D 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92.

[6] CROOKE E. Museums and Community: ideas, issues and challenges[M]. London: Routledge, 2008.

[7] 沈山. 城市更新背景下工业遗产的保护和适应性再利用: 以上海市杨浦滨江地区为例[J]. 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 2022(2).

[8] 常青, 魏枢, 沈黎, 等. “东外滩实验”: 上海市杨浦区滨江地区保护与更新研究[J]. 城市规划, 2004(4).

[9] 章明, 张姿, 张洁, 等. 涤岸之兴: 上海杨浦滨江南段滨水公共空间的复兴[J]. 建筑学报, 2019(8).

[10] 杨帆. 制度演进背景下城市工业用地更新理论与方法[M].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20.

[11] 王思渝, 王虹光. 社会性下博物馆职能的渗透与后退: 以史家胡同博物馆为例[J]. 博物院, 2019(5).

[12] 赵幸. 生根发芽: 东东南历史文化街区规划公众参与及社区营造[J]. 人类居住, 2018(2).

[13] 王思渝, 杭侃. 观看之外: 博物馆展览中的历史与人[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22.

[14] 徐祥伍, 欧阳国辉, 葛万宝. 公共艺术空间介入旧有工业厂区的再生设计策略研究: 以上海上生新所为例[J]. 艺术与设计(理论), 2022(11).

[15] HARTLEY J. The evolution of the creative industries—creative clusters, creative citizens and social network markets[R]. Berlin: Creative Industries Conference, Asia-Pacific Weeks, 2007.

[16] DAVIS P. Ecomuseums: a sense of place[M].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1999.